

## ◆ 品味历程

## 铁西的诗人

□ 胡世宗

我出生在沈阳铁西，在这块土地上读了小学、初中和师范中专，尔后参军到外地的军营，十几年后调回沈阳军区机关，退休后又落脚到铁西区这片热土。我的少年时代，或者说我在学校读书的年月，与铁西的业余诗歌作者们有太多的交往和联系，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铁西有一位群众文化活动的热心组织者张忠和，无论是他担任铁西文化馆的馆员，还是担任这个馆的馆长，都始终不放弃致力于组织铁西区的文学活动，特别是诗歌活动，举办赛诗会，诗歌讲座，诗歌研讨会等。大家也有抱团取暖的迫切愿望，是张忠和老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的，或者说是他个人的魅力把大家吸引来的。他常邀请报刊编辑如解明和阿红等人来铁西讲学。

在张忠和之后，有王传章、黑继文接续举起了这只文化传承的火炬。

大约是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铁西区的诗歌活动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为人们乐道的，在全国诗界较有号，为铁西甚至为沈阳和辽宁争光的，有代表性的工人诗人，这便是沈阳重型机械厂的晓凡和沈阳机床三厂的刘镇。晓凡的《车间风雷》和刘镇的《满天飞霞》，在喜爱诗歌的读者中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身在工厂车间或从工厂走出来的诗人，还有陈进化、高东昶、徐光荣、王占喜、关维国、于路、毕增光、乔魁才、林占琢、李春香、赵树岭，及在铁西教育战线的岸冈、冯幽君、任启元以及王石文、边永绵等。那真的是一支浩大、雄壮而扎实的创作队伍。

我曾为晓凡、刘镇写过印象记，收入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诗人剪影》一书中，我为创作成绩颇为突出的徐光荣写过多篇关于他的诗和报告文学的评论。我想，我应该为更多的铁西的诗人们写上一笔，因为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十分高大的，我和他们都曾有密切的交集，他们都给过我很多的帮助和鼓励。

比如王占喜，当时他是拖拉机配件厂

的工人，满面笑意，温文尔雅，生活中不失为工厂主人的气魄，而谈起写作和动起笔来写诗，完全是机智和灵动的。我去他们厂看他，他们厂的大牌子就是他题写的，他那时书法就挺棒的，难怪他儿子王大公成为鲁迅美术学院专职书法教授。我到占喜家去玩，谈诗，他的高龄老母为我做一碗香喷喷的面条，那时粮食是定量的呀，能留客吃饭，简直是太高的规格了，而且吃的是细粮啊！占喜是精明而浪漫的，在沈阳市文联组织的晓凡、刘镇诗创作座谈会上，他把这两个人的写作风格比喻成一个是一张嘴就给你一块糖，让你感到甜蜜；另一个是给你一块酱牛肉，让你慢慢使劲嚼才品出滋味。他本人还写讽刺诗和曲艺作品，出版过一本《野酸枣》，深受大家好评。

比如于路，我曾经在报纸上为他写了一篇《短诗大王于路》的文章，当我还是一个热情澎湃却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时，他已是沈阳颇有名气的工人业余作者了。他真诚、朴实，曾在六年的时间里写出一万首短诗，一万首啊！这工程令我想到了蚂蚁垒山。我在当时的保工街沈阳二十二中读书时，离他家近，经常去他家看望，约他一块去参加区里和市里的诗歌活动。他写的打油诗真的有趣，如《垃圾箱》：“笔墨虽黑也怕脏，摇头拒写垃圾箱，此箱默默纳污秽，自脏不使别人脏。”这首四行短诗令人想到人生的价值和文学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他的思考何等深刻，表达得又是多么的形象和风趣！他讽刺把出名的希望寄托到名片上的人：“欲当名人无才干，省吃俭用印名片，逢人便给到处撒，犹如雪花落水面。”（《名片》）诗意和诗句都是那么贴地气。

比如陈进化，这位已故的诗人，工作单位是机电学院，后来更名为沈阳工业大学，他是铁西区出类拔萃的诗人之一。粉碎“四人帮”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邓荫柯就想为沈阳的诗歌作者出书，他找到沈阳日报老编辑解明问，哪位作者最出

色？解明毫不犹豫地回答：陈进化。因为陈进化是用自己的心血在写诗。于是陈进化的诗集《水仙》顺利问世了。这是新时期全省范围的业余诗歌作者最早个人出版的一部诗集。他的那首长诗《欢鸣吧，雪亮的雕刀》曾被多少人高声朗诵。

比如岸冈，我在沈阳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在四中当老师，他的家和我们学校同一院落，我常去他家，向他请教诗歌写作。他的儿歌写得很有情趣，也颇受孩子们的喜爱。他善于把人们口口相传的民歌或顺口溜，稍加修改就赋予其新的时代色彩，如人人皆知的不入大雅的民歌：“下大雨，冒水泡，王八盖子戴草帽……”经岸冈的手就变成了主流的歌唱：“下大雨，冒水泡，爸爸妈妈戴草帽，不盖家的缸，不去把柴抱，跑到南山根，救回公社小羊羔。”进入新时期后，他的诗集《月亮船》出版，我在报纸上写了评论，表达了我衷心的喜悦和祝贺。

比如高东昶，这是高压开关厂的工人诗人，总是灵感迸发，激情四射。我至今仍记得我少年时读到他在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大作——一首阶梯式朗诵诗《劳动万岁》：“把耳朵贴近大地，听，风镐在歌唱……”他天生有诗人的气质，他不看重生活中的坎坷和曲折，总是高昂地歌唱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英雄的人民。这种饱满的激情，是每一个写作的人都应该具备的，特别是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里，不应哑默，应放开我们的歌喉，鼓舞人民前进。

比如毕增光、乔魁才、林占琢，这三位都是化学厂后来更名为味精厂的诗人。毕增光是厂里技术型的干部，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的诗人，他的诗虽有欧化的成分，却满是中国风味、中国情调。我在校读书时就曾到卫工渠边上他们厂去看他们，参观酱油和味精流水线，听他们关于诗的高谈阔论。毕增光不仅写诗，还出版过味精的生产专业理论书籍。他是工厂业务专家，却不乏诗情。在他带领下，这个

## 荒草掩清白

□ 张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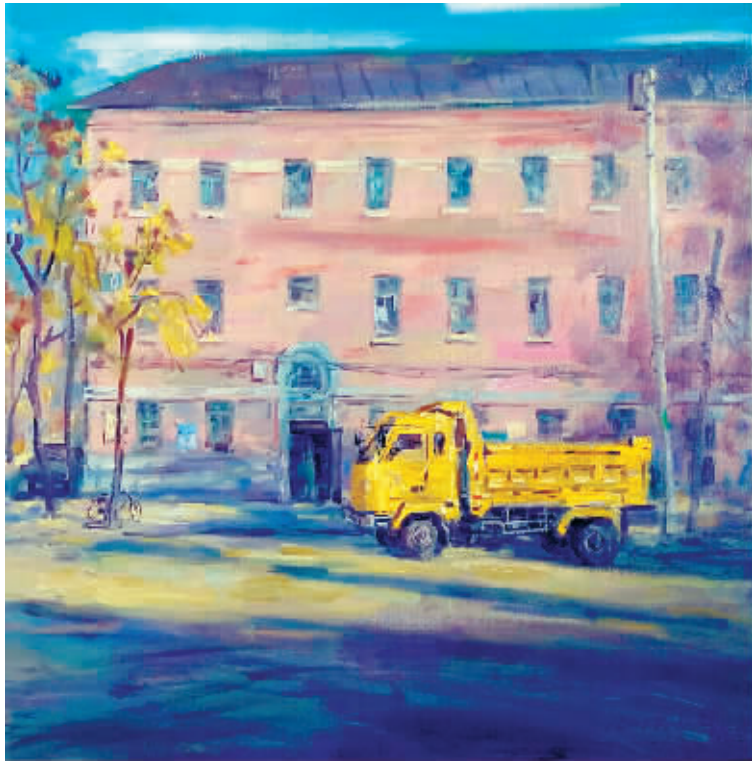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出任越州(今绍兴)知州。一日出署西行散步,见山石下有泉水流动,命人清理,果然其水清澈,味甚甘,听当地人说此为“清白泉”。后来,范仲淹在《会稽清白堂记》中他写道:“会稽府署,据卧龙山之南足……岩之下有地方数丈,密蔓深丛,莽然就荒。”他说,他在散步时发现山坡下似有泉水,于是,命人铲除杂草,又将淤泥乱石清理干净,果然不出所料,泉水清白,奔涌不止。喝一口,清凉甘美。

泉水离他的府署不远,经常喝这泉水,他品味出了趣味,夏天喝“饮之若白雪,咀之如轻冰”,多么清爽。一到冬天,这泉水又“得阳春,温如也”,何等暖人。由于喜欢这泉水,也就常思考,进而颇受启发。“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这泉水的清白发人深省,它应该是“我们公家人”的镜子守则啊。于是,“因署其堂,曰清白堂”,把自己办公的地方命名“清白堂”,以自励。这样的好事也应当知之后人,于是,“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深含希望。六年后,他在《岳阳楼记》中,发“居庙堂

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慨,也正映了他“身处江湖,心存魏阙”的忧国忧民情结,为官清廉是他的终生追求与心愿。因为他知道,“清白”被荒草淹没了,贪官污吏就要横行。

到了明清两代,均在此立“清白泉碑”,在碑文中记述了清白泉的由来,并记有以范仲淹德政为鉴,为官清正廉洁自励的内容。然而,时光流水,一年一年,不知何时这泉水仍然流淌,石碑却不见了。后来杂草泥土又将泉水掩盖,“清白泉”的名字连同它的含义也就无人知晓。范仲淹发现这一泓清泉的“德义”,并认为“可为官师之规”之希望也就没了着落。

1998年10月,绍兴的园林工人在修葺越王台时,发现了甬道左侧坡下被荒草乱石掩埋了的“清白泉碑”,将其抬出、清洗、扶正,并“构亭永保”。同时清理淤塞,让泉水流畅。希望今天的游人一领清白泉美景,悟“清白”,自励互勉。范公在天,也就会心舒神悦,写文吟诗了。



## 万泉

铁西工人村 (油画)

刘建威

## 郎桥梦

□ 才玉书

一个纯洁、原始的梦，定格在知青那个年代。走在熟悉、古朴的阡陌上。聆听，田野青纱拔节。在宁静的月光下，声声震撼。回荡在马侍郎桥(1)的土地、山野、小溪……

土地，四面环山呵护着散发泥土芬芳。土炕，温暖了知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困乏。那是烟火，在炕洞里走街串巷。

山野，榛子棵随风摇曳，松林满山深处。

小溪，清澈见底，可以洗脸，鱼儿游来游去。

青石，生活溪水。天性干净的女知青收工回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青石上搓洗尘土、汗液如地图的衣裳。

村里，一棵参天大树，挂着那口古老大钟，声音，远扬山里山外。

脸朝黑土背朝天，刨茬子，尘土飞扬。

铲地队伍，头顶烈日。浩浩荡荡，在垄沟上穿行。那是生产队全部的阵容啊！

金秋开镰，披星戴月，收获大豆、玉米、红高粱。

知青，期盼太阳落西山，吃上锅里的玉米饼。筷子在饭盒里繁忙，把高粱米壳挑出。

青年点门前那口新打的井，冬天冰山一角，夏天一块湿地。

知青几载，围山，围水，围田野，转它个春夏秋冬。

汗水，流淌脊背，拼命追日挣工分。

盼啊！盼到雪花飘舞，数着工分换来的钞票，贴补老爹和老妈。

草绳，系着身穿破棉袄的腰间，走在凛冽寒风吹拂的阡陌。

夜晚，趴在被窝里。流着泪水，写下苦涩、迷茫的人生日记。

村子名字的由来，是清代河南部政史、兼任兵部左侍郎——马慧裕，回村出资修建的桥而得名。

历史，不会忘记知青。村子，不会忘记这一辈。是从铁岭版图阡陌上走过的知青岁月。

留下，珍藏的蘑菇、蕨菜、榛子、山鸡。舌尖上的村子，绿色盛宴，只有期盼一年到头的除夕之夜。

马侍郎桥，我眷恋的故乡。你的游子，无论天涯海角。那一页简历，是我们这一辈书写的、最美的年轮文字——1975年。

一梦醒来，两鬓斑白，夕阳西下。踏遍青山，把对马侍郎桥的情愫。谱写一支感恩的曲子，声调委婉拉长。慢慢聊叙曾经的故事，一直聊到从桥上一次次走过。

注(1) 马侍郎桥：位于辽宁省铁岭县李千户镇东部。

## 诗二首

□ 王树令

## 枣树

芒针满树护娇芽，酷似繁星雨后葩。  
不与百花争艳色，专门致富落农家。

## 枫叶

不畏霜欺五角枫，寒来偏有妒花容。  
巧将秋景换春色，染遍千山火样红。

## 红船

8

作者：黄亚洲  
天地出版社

## 毛泽东军事箴言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个个时间点的环环相扣，不是历史的巧合，它充分反映出“加强纪律性”和“革命无不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又一个突出的事例发生在华东战场。

1948年9月24日，当时济南战役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处于收尾阶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在批准同意这一建议的复电中，毛泽东要求华野前委“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电报在这里所指的“上月曲阜会议”，即是指8月25日至2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那次会议上不仅制定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还开展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统一了华野内部的思想认识，对于济南战役

取得胜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淮海战役发起前夜，毛泽东决定如法炮制推动华野再开一次像上个月那样成功的会议。这便是淮海战前第二次曲阜会议的由来。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华野前委，山东兵团前委，苏北兵团前委均应利用目前两星期时间，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检讨自己及所属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并将结果电告”。次日，毛泽东去电特作作时间安排：“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七天到十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10月15日以后。”

10月5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认真开展纪律检讨活动，进一步增进内部团结。纪律讨论一结束，会议即转入研究制定淮海战役具体作战方案的阶段。

就连身处河南宝丰县中原军区驻地的陈毅（当时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也在9月30日向会议去电，要求“这次曲阜会议，应就夏季各纵查整及濮阳查整的结论作两个月来战斗与工作的实际检讨，归结到中央指示关于无政府状态、无纪律状态的根本纠正，保证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体观念，予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保证能更顺利地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和争取大革命胜利”。陈毅还介绍了刘邓、陈谢部队开展查整的经验，认为“这与华野的情形是基本上相同的，故重提一遍作各纵参考”。他还

要求在会上，“各纵委与前委同志们均应有简略发言，作自我批评，以便造成更好的团结”。

10月6日，即华野开会期间，中央再次去电告知饶漱石、粟裕：“此次会议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

不到10天时间，中共中央接连4份指示电，就连身处数百里外的陈毅也专门去电，共同指导督促一个野战军前委开会检讨纪律问题，增进内部团结一致。为让华野做好这场纪律大检查，毛泽东甚至还推迟了涉及上百万人生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都充分反映出决战前夜，革命阵营内部团结统一的问题、加强纪律性的问题，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这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国民党反动派最后的崩溃，一个突出的标志就反映在纪律问题上。看看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有多少次在关键时刻的起义投诚，及其对战争失败的一方国民党反动派所产生的毁灭性冲击。我们便可以得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绝对不是虚话。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督促指导下，此次曲阜会议上，华野内部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增进了内部的团结统一。随后淮海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以及战役期间华野所属各部紧密无间的配合支援，充分反映出第二次曲阜会议的巨大成效。

## 连载

编辑 盖云飞

责任编辑 于勤

电话 22690171

蔡元培当然知道昨夜发生于法科礼堂的那场风暴。他虽未身处风暴中心，但那种啸叫声他是听到的。鸡叫三遍时他还独处书房，瞪着窗外的夜空。他很为他的学生骄傲，他知道这场风暴是属于整个民族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终于选择了一个直接的爆发点，这爆发点没选择其他地方，恰恰选择了他的治下的一群学生的嘴巴。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他不知道跳到台上这样喊的学生姓甚名谁，有人当夜就来激动地告诉他，这位戴眼镜的是文科的学生。“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我们要以死抗争！要血，我们有血！要命，我们有命！我们坚决不准政府签署卖国和约！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我们要上街游行！我们要唤醒国人！在这民族沦亡时刻，我们北大的莘莘学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奋起抗争，我们也就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样，是民族的罪人！”

有人还告诉他，一位姓谢的学生，大约是法科的，当场就裂断衣襟，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还有一个学生，叫刘仁静的，惟十八岁，却更是热血沸腾，当场献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说要割喉，要以死激励国人抗争，四五个学生拼命抱住他，才夺下了那把菜刀。

会上发言的学生有许德珩，有张国焘，有丁肇青，然后再是

大会临时主席、法科学生廖书仑。这位临时主席慷慨激昂宣布：“同学们，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联合各界，一致抗争！第二，立即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定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第四，定于5月4日，也就是明天，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蔡元培之所以彻夜不眠，独坐鸡鸣，就是他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演映着这场风暴。风暴将他的心情卷得很复杂。他知道这场风暴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天安门，并且会狠狠撞上那道坚固的具有皇家颜色的天安门城墙。

“此次聚会通过两个宣言，大总统也知道了。”傅增湘电话里又说，“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学生中布置了不少耳目，子民兄你你该也是明白的。你知道宣言的事吗？”

这两个宣言的手抄件，此刻就摆在校长室的写字桌上。一个是文言的，措辞厚重激烈，许德珩起草。

呜呼国民！我最热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斩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企、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

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侷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也，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日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中，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激者，则是二十世纪之残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